

语篇连贯的认知基础:整体性识解

何爱晶

(西南大学, 重庆 400715; 湖北民族学院, 恩施 445000)

提 要:语篇具有可理解性的前提是连贯性。本文提出语篇的整体性识解假说,认为连贯性是听话人整体性识解的结果。整体性识解是语篇连贯的论证过程,其方法是对语篇中的不定指称表达式进行赋值(指称求解),同时识别语篇间的意义关系(语篇关系),指导原则是将语篇识解为最佳连贯的语篇。会话含意是整体性识解过程的中间产物。

关键词:指称求解;篇章连贯;整体性识解;形式语用学

中图分类号: H0 -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8)03 - 0044 - 6

Cognitive Basis of Discourse Coherence: A Holistic Construal

He Ai-j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Enshi 445000, China)

Discussion coherence is a prerequisite of comprehensible discourse. The present paper offers the hypothesis that discourse coherence results from the audience's holistic construal of the discourse. The holistic construal is the default process of the audience when approaching a discourse. This approa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wo cognitive processes: one is responsible for indefinite reference solution and the other for identifying the discourse relation connecting sub-discourses on the basis of the argument for the optimal discourse coherence.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is viewed as a by-product of the holistic construal.

Key words: reference solution; discourse coherence; holistic construal; formal pragmatics

1 引言

本文认为,语篇具有可理解性和语篇具有连贯性互为因果关系:一个语篇具有可理解性的前提是语篇具有连贯性,而该语篇的连贯性可以表现为理想的听话人对该语篇所进行的一次合理的整体识解。在语篇中,通过显性的照应达到的连贯比较好判断;但有些表达式的指称在语篇的显性表述中没有明显地表达出来,听话人要通过认知推理将有关的指称指派给该表达式,把它们连接起来,从而确立语篇元素之间的照应关系,达至话语的理解和语篇连贯。例如:

我的电脑太落后了 [1], 处理器太慢 [2]。

我们将例看成是由 [1] 和 [2] 两个子语篇构成的一个语篇。表面上看, [1][2] 看不出照应关系,因为 [2] 的“处理器”的指称没有显性表述出来。听话人通过推理,将它同 [1] 的“电脑”连接起来,得到认识:

‘我的电脑有处理器。

进而再得到认识:

”[2] 的“处理器”应是“我的电脑”的处理器。

这样例就可以识解为:我的电脑太落后了,表现为我的电脑的处理器太慢。[1] 同 [2] 就合理地连贯起来了。本文以生成整体论思想为指导提出语篇的整体性识解假说,在常规关系推理的理论框架内探讨语篇连贯的认知机制。

2 语篇连贯的相关研究

语言学家曾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模式来探讨和解释语篇的连贯现象,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模型。目前的研究大致有以下模式:语篇表层衔接模式 (Halliday & Hasan 1976);语言理解的心理过程 (Clark 1977a, b; Clark & Haviland 1977);场景(框架、脚本)模式 (Sanford & Garrod 1981);话题—焦点模式 (Sidner 1983, Erku & Gundel 1987);语篇关系模式 (Hobbs 1978, Mann & Thompson 1986, Sanders *et al* 1992);关联模式 (Matsui 2000);认知模式 (王寅 2005)。这些理论虽然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都各有不足。

2.1 语篇连贯“已知—未知信息”模型解释

Clark (1977a, b)和 Clark & Haviland (1977)运用话语理解的信息动力学分析方法,在合作原则的框架内分析语篇理解机制。他们认为语篇的可理解性取决于“已知—未知信息契约”(Given-New Contract)。语境中,每一话语的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应尽量使得:(1)听话人能够从记忆中计算出唯一的先行语作为已知信息中的意指对象;(2)听话人没有将新信息附加于该先行语。即听话人相信说话人遵守该契约,并且该契约会引导听话人以合作方式进行必要的推理。已知信息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已经知道的信息,而未知信息是指听话人不知道的信息。在语篇理解中,由于语篇结构的线性特征,先行语篇就被理解为已知信息,而当前语篇就是未知信息。该模型认为,先行语篇中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当前语篇中的指称应该在先行语篇中出现。例如:

汽车停下来了,轮胎出了故障。

当前语篇中的“轮胎”是“轮胎出了故障”的陈述的主位,是陈述的出发点,为已知信息,应能从先行语篇获得其所指,否则,听话人就不能理解整个语篇。由此,听话人应首先得到例 的信息,例如:

轮胎是前文中的“汽车”的轮胎。

因此,他们提出了“先行语准则”(Maxim of Antecedence):说出的话语应尽量使任意给定的已知信息有一个且只有一个先行语,而且该先行语就是意指的对象。由于“已知—未知信息”模型理论是在合作原则框架内分析篇章理解的机制,我们可以认为该模型规定了一些说话人应履行的义务。这些义务要求说话人提供足够的信息,使得话语具有可理解性。但是,对于说话人违背义务的现象,该理论没有充分的解释。例如:

朋友们星期日要来给儿子过生日,妈妈昨天就把房间收拾好了。

“房间”直觉上指的是家里的房间,但一般说来许许多多的“家”都是有房间的,该准则不能解释为什么没有先行语我们却能将其解释为“家里”而不是其他地方的房间。尽管该理论也指出,指称求解需要听话人的世界知识,但是没有说明听话人的世界知识如何参与指称求解的过程。

整体性识解策略可以提供很好的说明。该策略认为,说话人的话语具有连贯性是听话人的缺省信念,而听话人理解话语的过程就是论证语篇的连贯性。听话人关于“过生日”事件的百科知识将“房间”识解为事件发生的场所。这样,通过

提供详细信息,二者就形成了说明关系。

2.2 语篇连贯的“场景”模型解释

Sanford & Garrod (1981)提出了场景(scenario)理论,“场景”和“框架”、“脚本”以及“CM”都和“图式”的内涵大致相同。在当代认知科学中,“图式”是人类语义记忆中的一种信息表征结构:人们把某事件的特征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信息集合。因此,事件在记忆中一旦被激活,与此事件相关的信息也被激活了。例如“考试”事件就涉及到“考官”、“考生”、“试题”等信息。认知科学将“考试”作为一个“场景”(框架、脚本、CM),而“考官”、“考生”、“试题”被看作是场景的“语义槽”(semantic slot)。根据场景模型,先行语篇的词项往往会激活听话人记忆中的场景,当前语篇中的对象对应的就是场景模式中的某个“语义槽”。例如:

他们去了一家川菜馆,发现服务员是成都人。

根据该理论,先前语篇中的“川菜馆”激活了“饭馆”场景,该场景中,基本要素包括场所、菜单、厨师、服务员、顾客等等,因此,语篇中的“服务员”就成了“川菜馆”场景的要素,形成了一个整体。但是,如果先行语篇中出现了类似的场景,当前语篇的对象应该对应哪个场景呢?例如:

从川菜馆出来后 [1],他们去了茶楼 [2],那里的服务员是成都人 [3]。

“川菜馆”和“茶楼”都可以激活含有“服务员”的场景,直觉上应该是茶楼的服务员而不是川菜馆的服务员。此时,“场景”理论显示出局限性。我们可以用整体论的良好形状原则(见后例 ⑪⑫)解释。[1]和[2]两句在时间上呈现出先后关系,这样的句法结构将两个场景进行认知空间配置,其结果是前一句成为背景,后一句成为图形。这样的配置将听话人的注意焦点投射到图形上,因此,[2]和[3]构成的图形在形状上要比[1]和[3]构成的图形良好。由此可以看出,“服务员”相对于“川菜馆”而言,更有可能是“茶楼”的一部分。

2.3 语篇连贯的“话题—焦点”模型解释

Sidner (1983)和 Erku & Gundel (1987)的“话题—焦点”模型理论提出了一些支配听话人焦点选择的偏好规则(preference rule)。其主要观点是,话语话题—焦点的对象是指称求解的首要选择。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规则连同“合情合理”(plausibility)的概念可以充分解释指称求解问题,例如,根据该理论,例 和例 的“服务生”

指向不同的对象。例 中该词语指向“川菜馆”,其理由是 中“川菜馆”是话语活动的话题(也可以看作是焦点),因此,后续语篇的信息应该指向该话题——焦点。但是例 中的“茶楼”是语篇的焦点,而“川菜馆”不是,所以,“服务员”指向“茶楼”。同“话题——焦点”理论相类似的是 Langacker 的“认知参照点”理论。王寅(2005)对此作了简要的介绍,并用该理论分析了语篇连贯现象。认知参照点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篇中含有说话人的视角、话题、出发点以及围绕出发点作出的评论,二是先前语篇的词语或者话题域应该是当前语篇评论的附着点,二者的一致是语篇连贯的必要条件。(王寅 2005)语篇生成过程可以看作是说话人的心智活动:从某个视角出发,在某个语义域中确定一个突显事件为参照点,然后以其为出发点建立指称关系,决定代词使用情况(ibid)。同样该理论模型也可以解释一般指称表达式的求解问题。认知参照点理论同样也面临着“话题——焦点”理论所遇到的困难。例如:

a 我们从乡下搬到了城里,那里的生活很不方便。

b 我们从城里搬到了乡下,那里的生活很方便。

按照“话题——焦点”理论,例 a和例 b的焦点分别是“城里”和“乡下”,因此,“那里”也应该分别指向“城里”和“乡下”。但是,百科知识告诉我们:“城里的生活”比“乡下的生活”方便,因此例 a的“那里”应指向“乡下”,而例 b的“那里”应指向“城里”,否则就会给人的感觉不自然。焦点/话题理论不能解释此现象。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不一致现象与听话人的百科知识有关。既然语篇理解具有线性特征,当前语篇的意义既影响先行语篇,又受先行语篇的影响。但是,当前语篇的意义取决于听话人而不是说话人,因为听话人对语篇连贯性的论证可以看作是对各分语篇的价值评估;或者反过来说,听话人据百科知识对搭桥的可能性的确定就是对语篇连贯性的有效论证。

总之,前人的研究各有合理性,也都有一些需要考虑的地方。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提出我们的语篇世界的整体性识解模式。

3 语篇的整体性识解

从语篇整体识解来说,整体论包含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首先是整体论意义观。它是在批判传统理性和经验认识论的线性决

定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核心观念是语言的使用是合作的过程,语言运行不能解释为独立词条相互间各自运行的结果;理解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就是证明其在一个合作过程中的作用或可能作用,说明一个表达式如何服务于我们使用语言的目的。因此,理解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就是理解该表达式在特定语境中是如何被使用的;强调语言和思想与语境的相关性和感受性,本质上就在于把语言的形式和结构及其内在意义看作是整体思维中的结合物。其次是语言理解中的整体论认知观。人类一方面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群体文化的一部分。前者使得人类与其存在的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后者使人类群体的成员共同形成一个文化整体。人类正是在整体中认识自己,表征自己,并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认知发展的研究证明,人类作为认知主体,通过对客体的认知活动而获得的知识同样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特点。系统性指知识体系是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系统通过一定的方式相联系。而整体性和系统性相辅相成,只有在整体中,部分才有意义,同样部分的意义决定了整体的意义。但整体意义绝对不是部分意义的简单叠加,而是对部分的优化。换句话说,整体的意义要大于部分。主体在与客体互动的过程中形成认知图式,这一过程就是“格物致知”或者“同化”;主体将同化的认知图示作为经验存储下来,并将其用作新的认知工具认识客体。主体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不但形成新的认知图式,还不断改造已经形成的认知图式。主体把关于客体的认识表征为一定的关系,这些关系就是不同的“格式塔”,即不同的组织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如下。

1)图形与背景 在一定环境中,有些对象突显出来形成图形,有些对象退居到衬托地位而成为背景。例如,最常见的花瓶和人像图形的识别。一个客体本身具有一些特性,但如果没有成为注意的中心,它就不会成为图形,而只能成为背景,这些特性也不会为主体的认知中得到反映。一旦成为注意的中心,客体的特性才得到表征。

2)接近性和连续性 空间和时间上距离相接近或者前后连续的对象,倾向于被识解为整体。例如数学上,常用一条直线表示数轴,但同时强调该直线是由无数个相连的点构成的,每一个点对应一个实数。

3)完整和闭合倾向 关于客体的知觉印象随环境而呈现最为完善的形式。完整和闭合倾向为知觉图形提供完善的定界、对称和形式。

4)相似性 如果各部分的距离相等,但它的颜色有异,那么颜色相同的部分就自然组合成整体,这说明相似的部分容易组成整体。例如我们通常用动植物或其他物体刻画天体的形状等。

这些原则反映了人类认知中的概念化特点,也是整体性识解的基本原理。整体性识解原理成为人类的缺省认知原则,是认知主体和客体互相作用的结果。语篇理解中,听话人也是通过这一原则进行语篇分析,继而理解语篇。整体性识解原则可以表述为:在理性的语篇交际中,听话人总是把语篇识解为连贯的整体,除非说话人明显表示,语篇是不连贯的。

语篇具有连贯性的前提是构成语篇的各话语之间存在语义关系。这些关系就是所谓的衔接机制。从衔接角度来解释连贯,最先是由韩礼德和哈桑(Halliday & Hassan 1976)系统地提出的。他们认为语篇有内在的构成要素或组织,这种要素或组织来自语篇的衔接。语篇通过衔接机制连接起来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他们把英语中的衔接机制总结为:指称照应、省略、替代、连词、词语重复,等等。总而言之,他们认为语篇的连贯主要取决于衔接手段。例如:

Adam had been driving around to the city for thirty five minutes. He 'd been trying to find the train station but it was nowhere in sight. Although the map to the train station was old, Adam still couldn't understand why he was unable to find it. He stopped and asked for directions and realized that he was in the wrong town. His sister and her children were visiting and he had to pick them up. He got back in his car and quickly drove to the right place. He reached there just as the train was pulling in.

这一语篇有明显的衔接手段使语篇达至的非常连贯。如代词照应: Adam He - He - His - He - He; 名词重复: the train station - the train station; the city-the (wrong) town 这些有形的衔接手段使得读者很容易把语篇解读成一个统一的、连贯的整体。我们暂且把这些有形的衔接机制统称为语法结构。但是,我们发现语篇的连贯和照应并不总是通过词汇和语法结构的显性照应实现的,例如:

我们刚买了新房子,人们都说厨房的布局不好。

这里并没有明示的语法、词汇手段将语篇的两个成分联系起来,但是读者仍然会认为它是个

连贯的语篇。因为读者会认为“厨房”是“房子”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整体-部分”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读者将例 解读为一个连贯的语篇。这种衔接机制是隐性的,是语篇间的意义关系,这种意义关系是读者运用自己的世界知识从语篇中解读出来的。他们之所以能够从语篇中解读出这种意义关系,是因为他们推定说话人已经表达了一个意义完整的语篇。听话人所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认知能力把语篇识解为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例如:

a 现在几点了?

b 送牛奶的刚来过。

如果没有整体性承诺,例 a不会认为 b回答了他的问题。正是在整体性承诺下,b对于 a建立了“答问”关系,运用百科知识得到了解答。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连贯的语篇实质上是相关概念激活的概念图式在交际者的心智中通过合理配置而形成的一个整体。认知主体是在保证整体完整的倾向下,对部分进行配置。也就是说,在整体性的前提下,“部分”才具有意义。由此我们看出,语言单位的意义只能在整体论中澄清。单个的词汇在语句中得到意义,单个语句在上下文语境中得到意义,而语篇在语境中得到意义。

实际上,整体论承诺可以看作是交际者的缺省知识:一个语篇是完整的,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它不是。对于听话人而言,话语理解不仅涉及到整体性承诺的问题,还涉及到认知过程中的良好形状倾向,即认知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并不总是没有关联的机械地反映认知客体,而是把零碎的、彼此分离的客体通过一定原则识解为具有一定良好功能或者良好形状的整体。可以合理地推论,良好形状与主体的经验有密切的关系,客体的特性越接近主体的经验,客体的形状越是良好。良好形状的构造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整体性承诺,二是经验的可及性。经验的可及性就是概念之间的相近、相似程度的高低。

从逻辑上看,形式良好的语篇应该没有不受约束的变量(自由变量),而代词、指示词类都是自由变量,在理解话语中,相关的变量必须得到赋值,使话语意义完整。在此过程中,听话人一方面要完成语篇中的指称求解,另一方面要确定语篇之间的衔接方式。也就是说,当前语篇是如何附加到先行语篇中的。附加方式决定语篇之间的意义关系。这两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彼此依赖的。也就是说,指称求解影响语篇之间的意义关系,语篇之间意义关系也影响指称求解。由此看来,一

一个语篇可以被识解为数个具有良好形状小整体所整合成的大整体。听话人偏好的是最佳连贯的语篇,也就是形状良好的整体。形状良好语篇理论模型是:第一,语篇 D 是最佳连贯的,当且仅当,D 是形状良好的语篇。第二,语篇 D 是形状良好的语篇,当且仅当,(1) D 的构成成分 d_1, d_2, \dots, d_n ($n > 0$) 中没有自由变量;并且(2)语篇的构成成分 d_1, d_2, \dots, d_n 能通过一定的语篇关系合并到另一语篇中,最终构成语篇 D。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语篇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能随着人们的价值判断而有所变化。价值的判断和行动的采取常常是利弊衡量的结果。

a 我们从乡下搬到了城里,(因为/虽然)那里的生活不方便。

b 我们从城里搬到了乡下,(虽然/因为)那里的生活很方便。

c 我们从乡下搬到了城里,(发现)那里的生活不方便。

d 我们从城里搬到了乡下,(结果)那里的生活很方便。

在例 a 里,“我们从乡下 [1] 搬到了城里 [2], (因为)那里 [1] 的生活不方便”,这是(因为“那里 [1]”)不方便,所以就搬出来了;“我们从城里 [1] 搬到了乡下 [2], (虽然)那里 [2] 的生活不方便”,这是因为(虽然“那里 [2]”)不方便,但衡量其他利弊的结果,所以还是搬去了。b, c, d 仿此。这样看来,根据价值判断所得出来的偏好来“搭桥”,得出来的形状就是趋于良好的。所以,所谓“搭桥”就是搜索建构形状良好的语篇的可能性并获得实施的过程。

4 “形状良好”与语篇

听话人/读者对话篇的连贯性解读来源于文学批评理论。Michael Hoey 认为,“语篇连贯是读者对话篇评价的一个方面”(Michael Hoey 1991: 12),而 Martha Shiro 说,“语篇连贯的描述离开读者便无法进行”(Shiro 1997: 167)。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连贯是读者判断的结果。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读者是依据什么来分析、理解、判断或评价语篇的连贯性的呢?

分析哲学把命题的意义还原为真值条件的集合,这种观点在认知语言学中受到挑战。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是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由于语言使用方式是多样的,语言的使用过程是动态的,所以必须动态地分析语言的意义。在动态语义学

中,命题的意义是其对话境的贡献。根据关联理论,话语的显性表述总是不完备的命题形式,理解话语的首要步骤是扩展话语的命题形式,因此,对于听话人/读者而言,理解当前语篇的意义不仅是话语命题形式的扩展,还要识别当前话语以何种方式与语境结合在一起。分析语篇之间的结合方式,就是识别语篇关系,或者说修辞关系。试回顾对例 1 的分析,方括号内的词语使语篇呈现不同的价值,其结果就是当前语篇和先前语篇呈现出不同的语篇关系。例 a 的因果关系使得当前语篇成为对先前语篇的解释,说明了先前事件发生的原因,在此关系框架内,“那里”指向“乡下”;而让步关系说明搬家是不得已的行为,该结果使得“那里”指向“城里”。同样,例 b 的让步关系使得“那里”指向“城里”,而因果关系使得“那里”指向“乡下”。例 c 和例 d 的时间序列关系将“那里”分别指向“城里”和“乡下”。很显然,当前语篇的价值在于其信息对先前语篇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通过当前语篇与先前语篇的关系表征出来的。虽然听话人关于“乡下”和“城里”的百科知识(场景、框架以及 CM)将“生活不方便”和“乡下”联系起来,但是,良好形状原则可能使得听话人根据自己的处境而认为有关的情景还是有利的,人为地得出良好的形状。这里的价值判断包括:(1)人们为了获得好处而行动;(2)虽然有某些不利之处,人们依然采取行动;(3)人们的行动导致某个结果等。

正是基于以上策略,听话人作出了不同的指称求解选择。我们回到本节开始的问题:听话人对语篇的连贯性解释的机制何在?由以上分析可见,听话人对语篇的连贯性识解倾向仍然基于其固有的整体性识解策略。整体性识解只是第一步,听话人还要从众多可能的整体语篇中根据个人偏好,选择形状良好的识解。例如:

⑪ a 我们从 A 城 [1] 搬到了 B 城 [2], 因为那里 [1] / 虽然那里 [2] 的房租比较便宜。

b 我们从 A 城 [1] 搬到了 B 城 [2], 因为那里 [1] / 虽然那里 [2] 的房租很贵。

上述无论哪种关系都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基本原则:趋利避害。明显地看出利害关系的,得到具备因果关系的图形;未能明显地看出利害关系需要补充为什么这样可以趋利避害的,可以得到具备让步关系的图形。而这两种图形相对于不同的听话人都可以构造出良好形状。

从前文的讨论可以看出,整体论的良好形状原则是听话人识解语篇的缺省原则。所谓缺省原

则,就是指在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语篇缺乏连贯性的条件下,听话人就认为该语篇是连贯的。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是因为话语活动的本质是人类的沟通,而沟通是语言群体成员间的社会活动。说话人的每一个话语都是会话活动参加者合作的表现。合作原则就是他们话语活动的规范。基于这样的理解,会话活动中,听话人也是通过形状良好的整体识解原则理解语篇的。单纯分析会话语篇的连贯机制,听话人难以通过语法形式特征(例如,各种衔接机制等)作出判断,因为连贯的语篇并不总是具有形式上的连贯特征,相反,语篇之间的意义联系更重要。

语篇的连贯和照应归根到底是由对话语、语境、默认知识的整体识解生成的。

5 结束语

由于人类的认知形成本身具有系统性的特点,人类的知识运用也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分析哲学的实证主义之所以在自然语言分析中捉襟见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将语言使用的方式、语言使用的语境纳入视野。语篇整体性识解的基本思想、哲学基础是整体论;认知基础是发生认识论。语篇的整体性识解是听话人的缺省策略,通过该策略,听话人对语篇进行连贯取向的论证,论证过程中,有两个并行的过程:不定指称求解和语篇关系识别。听话人论证的指导原则是连贯的语篇应具有认知上的良好形状。整体性识解策略将语篇使用者利用默认知识解释为形成语篇良好形状的中间产物,而不是论证的终极目标。这对语用学的研究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王寅. 语篇连贯的认知世界分析方法[J]. 外语学刊, 2005(4).
- Clark, H. H. & Haviland, S. E. Comprehension and the Given-new Contract [A]. In R. Freedle (ed).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C]. Norwood,

NJ: Ablex, 1977.

- Clark, H. H. Bridging [A]. In Johnson-Laird, P. N. & Wason, P. C. (eds). *Thinking: Readings in Cognitive Science*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a
- Clark, H. H. Inference in Comprehension [A]. In Laberge, D. & Samuels, S. (eds). *Basic Processes in Reading: Perception and Comprehension*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b
- Erku, F. & Gundel, J. Indirect Anaphors [A]. In J. Verschueren & M. Bertuccelli-Papi (eds). *The Pragmatics Perspectiv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7.
- Halliday, M. A. K. & Has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1976
- Hobbs, J. R. Resolving Pronoun References [J]. *Lingua*, 1978(44).
- Hoey, M. *Patterns of Lexis in Text*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ann, W. & Thompson, S.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Toward a Functional Theory of Text Organization [J]. *Text*, 1988(8).
- Matsui, T. *Bridging and Relevanc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 Sanders, T. J. M., Spooren, W. P. & Noordman, L. G. Toward a Taxonomy of Coherence Relations [J]. *Discourse Processes*, 1992(15).
- Sanford, A. & Garrod, S. *Understanding Written Language: Exploration in Comprehension Beyond the Sentence* [M]. Chichester: John Wiley, 1981.
- Shio, M. Inferences in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J]. *Advances in Written Text Analysis*, 1997(2).
- Sidner, G. L. Focusing and Discourse [J]. *Discourse Processes*, 1983(6).
- 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收稿日期: 2007 - 11 - 21

【责任编辑 王松鹤】